

玉

髓

真

經

穴體尺度第二十二

穴分淺深非苟然各隨山氣全與偏

全如崖峩及土脉深厚者偏如平閭湖野及龍秘等穴隨所受之氣當深當淺相參爲穴

更有精微玄妙處自古生贊多不解弟子啟言聞師說土浮土緊說在前

土浮深下土緊淺下

枯地潤地各有其

枯地淺下潤地深下

山田湖田兩樣遷

山田淺下湖田深下

又有怪形禁穴

如龍秘穴在山頂而要深開鑿是也

又有寄寓贊聚原

天寓穴乃贊聚之穴深下

更有一項分淺深石面及有迸出泉

石面之穴見土淺下泉窟之穴極深下

如何亥妙有別說所賴先生傳至言答云穴說說不盡多因心
通自悟亥若還要從古下指只有尺度可布宜前說尺度已有
平泛然山勢氣脉開尚有五行五星說此是精亥妙最先天一
生水合地六水星當作六天穿

言水星形穴當穿六尺深捨一尺而取六用成數者也

天一之數爲太始大始不川地數傳

天一之數不可用以地數爲用也

襄陽城西楊氏祖水星入穴點地蓮平岡迤邐數十里却去六
陰開金蓮

金蓮形也

蓮花心中難鑿鑿三尺六十平地穿

平地面只用三尺六寸也

又有保州泰氏祖平岡六尺氣勢全

高地勢全而氣盛可鑿六尺也

二家發福有輕重皆有聲名上九天地一生火合天七火星七
尺是法門

火星形穴用七尺深

火燄山高逢石骨二尺七寸亦可論

若山高木而立穴處遇石只取二尺七寸論數亦可

君看山東王氏祖火星出穴皆是土獨有穴中一圓石不可捨穴別處取

土山石穴立穴正對一圓之石不可捨石而別取舍此則非穴矣

二尺七十僅容棺却於棺上累磚土至今發積出雄英此是立穴真法度

用此爲學者之證據

天三生木合地八木星八尺方興發大抵木星多浮土浮土從深緊處掘

木星之穴上多浮土草皮若除一尺二尺皆敷泛之上然後得緊土不過四五尺穴

若還土滋色未緊丈一是準爲真訣

丈一生成之數此皆言并基車而言尺度也

滁氏黃州墓祖墳三尺基車八尺穴掘得五色橐橐土生出
章秉璽節

以見緊上爲準故得五色土也

地四生金合天九金星九尺穴可受金星多圓恐有石四尺亦
可隨宜取

若見石骨亦可用地四數

四尺九寸爲全美九尺可深多福壽

用九尺則四尺基車五尺金并此爲盡善

峽州利家墓之城四尺九寸爲石阻元來鑿石深九寸上有四
尺全是上基車並僅止入許四尺納棺安石乳

并基車四尺九寸石乳者石突之乳也

後來生子十二歲頴異神童矣娶文舉又有一子占高科官至朝
郎封文祖

大抵天度深淺只不可失天地自然之數則爲盡善

天五生土地十成土星一丈是佳城

半基車半金井

土星出穴必渾厚一丈不傷龍大情土星爲土定少石縱有亦
是鷄肝形

言有石亦只是鷄肝爛石易穿鑿也

天水葬家葬其母尋得土山山肉厚鑿開十尺土滋潤下有玄
龜與玉狗

玄龜玉狗鑿開穴中自然見之石生成自然之物
急忙住手不敢鑿恰好十八數方到

方到十尺之數

後來十箇戴朝冠箇箇出鎮殿旌纛前時深淺隨山勢
前時穴髓摘玄所論穴淺深只隨山勢也
此論精玄別探討

前所論專言平地與山原不同故兼二義又論涸燥與卑濕
深厚等處不同故有權變深淺隨宜此別論山凹之地
五星尺度自然數隨時活法石中坎

言遇石之大石中求鑿不必拘泥當自有活法

證據格範君記取不曉穴時休斬草

不曉定穴不可便爲人輕易斬草開地也

發揮曰子微此卷以五星定穴尺度使人有淺深之則不可
太過耳要胸中自有活法亦不可拘泥故有隨時活法之語

余見世俗術者多喜深葬至於深如井者此無他蓋所選之地有非全美或全不是地恐葬後禍福易見故深葬之福雖有不發禍亦難見使葬家罔覺其非地耳然久則今人有絕嗣之患最為誤人故子微立此定式深者不過一丈淺者止二三尺而已抑有所見而然也中原平洋又當有活法此全是以山上法度不可一槩論耳水星多出平岡亦有高山然出穴處高山絕少故止取於六尺蓋地六成數亦是自然不可更過或曰以一合六用十二如何余答之曰不可七則合天數矣非用於水星也火星多尖峻高突故用七尺然火星多石故亦止於七而遇石通鑿則又止於二尺七寸若用八用九則木金之數非火星矣土星深根固蒂本宜深土栽培况多浮土故用八尺且木星山亦高非用此數亦不可金星與

水星相類有高山有平岡故下九尺與四尺九寸如有石而
土不滿四尺九寸更鑿石峯矣此數蓋不可太過亦不可不
及也

發揮曰指高而上則用九尺平而石則用四尺九寸
蓋謂高山上山平岡石地四者並言非高山有土穴
平岡有石穴也若指作兩件看則非發揮之意矣土
星不問平岡高山執名皆渾厚必用十尺應土之數惟
倒地土星在山鄉平野中者又當斟酌矣

穴髓尺度圖

羲陽楊氏祖

水星天葩鑿三尺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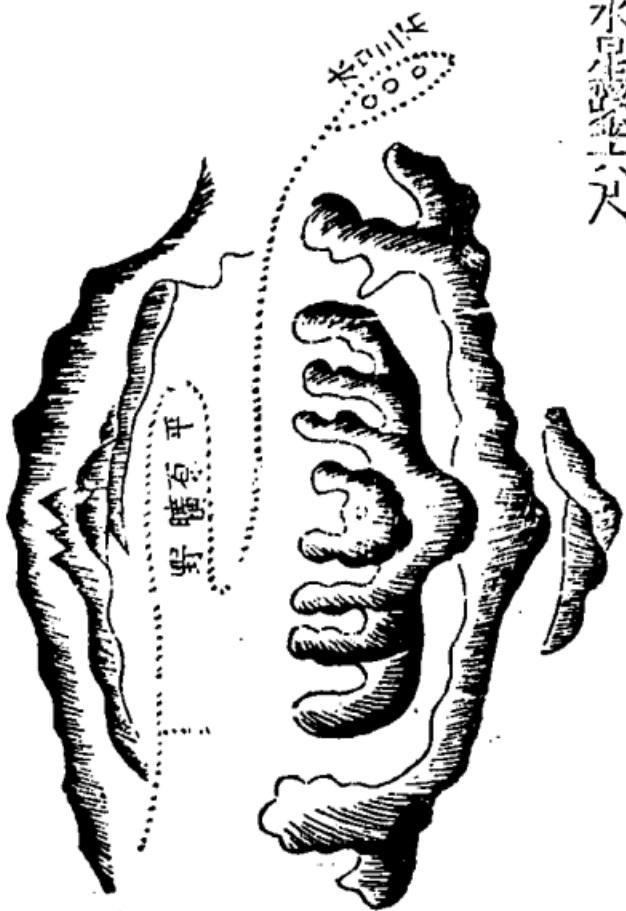
右襄陽楊氏祖蓮花形荷葉案出入清秀文章科第貴堂
陞朝然多早夭無登五十者蓋水星太旺近穴無造化
故不永耳

發掉曰水員秀亦湧若土爲之隄岸則水不泛濫此
地雖不見全龍但以研圖言之自是四節水星傳入
爻至作穴又是水星而近案亦水也案外峰巒陰貴
人與員峰之外又皆水也此所以出入雖秀而年不
求貴入聳秀於前大江橫陳於內故科第陞朝以所
圖之形論之似牡丹若葵而不似蓮然後龍水星飛
揚穿障於衆水星中止可謂蓮花形況有荷葉案葬
蓮而何不可大傷故止以六寸應地六之數而三尺
始可容棺耳此可見定形安穴斟酌尺寸之法芍藥

生之名重以心多才子以身死之故我龍今龍既皆水星真
蓮花也一緣之際又是蓮花峽過可謂奇特所惜欠
造化耳

保州秦氏祖

水星錢袋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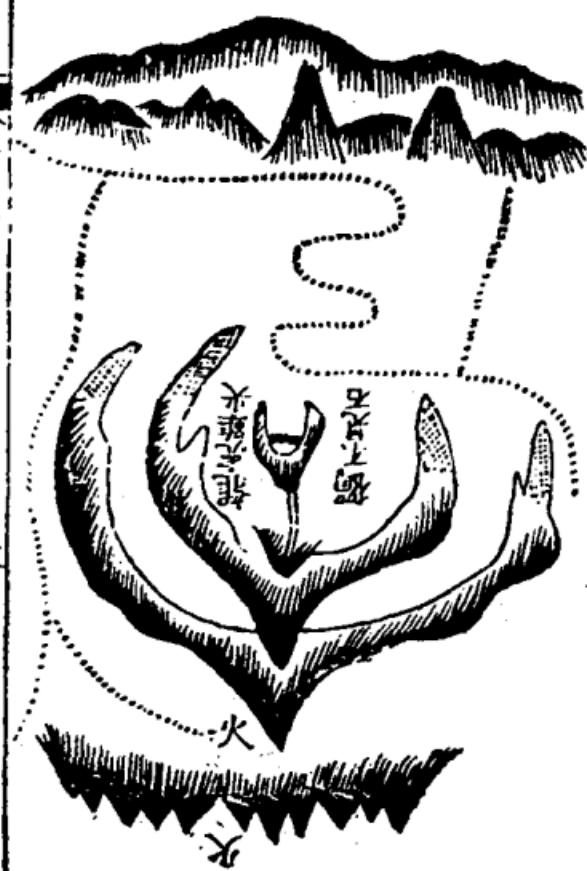
右保州秦氏祖芍藥枝龍出穴芍藥花形半月案亦蛾眉文星也貴人秀峰在前出人文章科第執政大拜凡三人皆從五人臺諫一人小官不及參數此龍雖是水星穿心開障出芍藥枝分明芍藥枝少有障停勾者多是來去節今獨穿心開大障已是奇特況有土星開座入穴造化不缺所與前格不同也跬步尺寸分輕重况相去遠甚耶

發揮曰造化不同則力量亦別况近穴不惟得土提防又且御屏貴星前沙新月貴人皆木星中文星如此氣象豈前格比邪眼界寬長堂局整朝水屈搘無一可破烏得而不貴紫堂秘訣云小星秀異最堪論得土隄防是十分更有貴人朝水應驗時作相佐明君此經文星卷內半月蛾眉皆文星而木星貴人

亦謂之文筆此地皆有之故經云平開六尺氣勢全
亦造化尺度兩相符耳

山東王氏祖

火星鑿二尺七寸



右山東王氏祖飛鳳飲水形潭爲應貴人案出人狀貌雄偉文章科第家富官宦過府正拜數人小官不計其數石穴級棺之格不可更拘七尺之數也

發揮曰此地若不得主峯後一土星間斷則火星大旺全無造化安能富貴雙全如去水本是水城中第一況停潭淵蓋又復屈曲兩摺橫過穴前有依依顧戀不忍却去之狀此乃去水之最吉者若直去無情則凶矣前沙太上星是生我者亦合生尅局格曜氣尖射不是神殺遇此不必疑慮也今人遇石又見石曜飛揚決不敢墮固有望而畏之者此經多論遷石穴之法變亦可以爲格所論曜氣尤爲明白但不可犯

刑殺耳

涼州龍氏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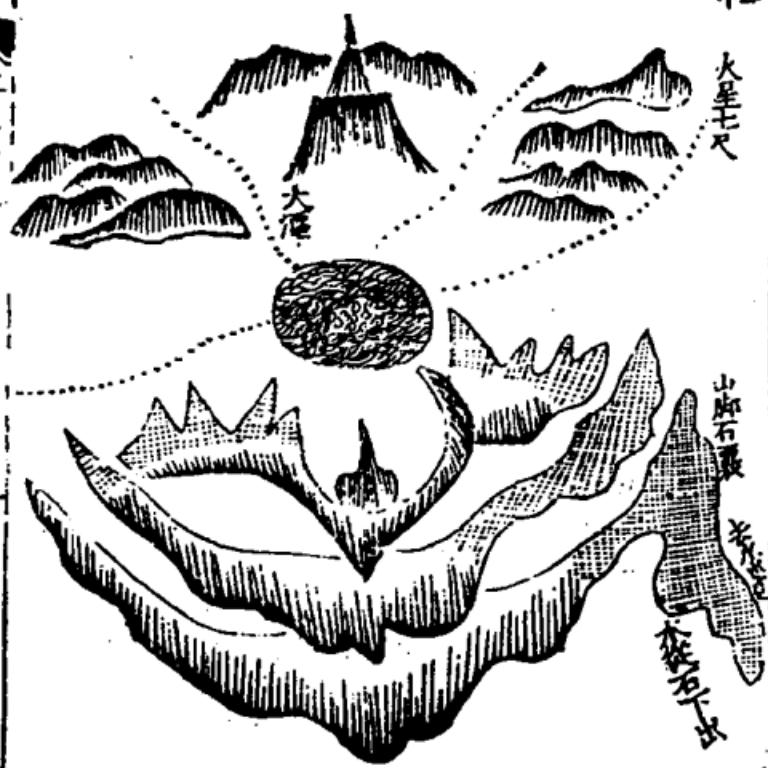
大星生尺

山脚石覆

老父

李石平出

大星



右龍氏祖飛鳳族浴形至閻貴人案潭爲應四水聚爲大
潭泓然如鏡其深無底不見水去有竅脉從地中出行乃
在第三臂山脚下有石窟流出是亦奇哉淮地有地名石
際亦有水在地中行十五里而後出天下如此者甚多但
在穴中數水匯而爲潭不見水去却罕見也火星出土星
穴土又出乳遷鳳鼻下穴是正上穴先塋往往已數百年
不復有子孫存在下穴出人高科登第官至執政致富兼
數州朱紫滿門最爲崇盛

發揮曰此地造化最妙處在土星入穴仍出火乳其
次四水成潭不日死水出又其次臺閣貴人龍穴自是
富貴兼該前沙全貴前水全富集是數者宜有此驗
凡此言案又言應者應樂之應也言浴言飲非水則

不合此形故曰潭爲應遷下穴者正當異管出氣
故勝上穴此辨上下穴法也

滁州黃氏祖

木星三尺基八尺穴



右黃氏祖將軍打毬形毬爲應華蓋帝座御臺爲案有旗
有馬證旌將軍之形龍土木相間故不以土旺惟遇斷處
是偏轉此無害况是逆水回轉上手輕下手重水口緊夾
出人科第文章陞朝則掌詞翰出外則秉麾節不過府者
以貴人無帳幕矣中間亦出一武臣官至千牛衛將軍出
身乃從武舉亦是文中之武水口一穴以逆收朝水至穴
前停蓄爲潭故亦小富但孤露耳畢竟止爲人用如富貴
人家一都幹雖有活計不足道者倚傍他人耳

發揮曰此地本經論之詳矣水星聳秀如此又有土
星以成造化木有培植而前沙又土生本身之木火
生正案之土但貴星乃華蓋帝座而無簷樞只此一
項缺遂不過府其輕重限量如此然吉龍行度

福無涸水口外一穴乃在關外猶能小富則正穴從
可知矣

峽州利家祖

金星四尺九寸

九寸六分



右利氏祖水星下生金出石骨穴神龍換骨形陞天臺案
外陽坡上貴人惟水口空濶三四里有石尖挿入水中乃
後龍之腳隔溪特起小山相對即水口也出人神童後出
登第人無過府者金星胎息於水故爲文秀不出武臣不
可謂金星龍穴即作武星看

發揮曰此地秀在水星開障穿心落金故孕育秀氣
出爲金星石穴如所出石骨即金曜也特不尖耳山
皆上坡而兩手與乳竈石骨故定形曰換骨龍格是
定形中亦有換骨之名其格與此不同彼以脫離者
爲換骨是已退者也此以尚在身者爲換骨退換而
未離身者也喝形本只是收拾山水處置穴法無形
則朝應無歸穴法難定故必先定形然非巧於取象

者失誤益甚此定形尤難於認龍者也子微最精於
此是亦心一回造化處

天水張家祖

土星鑿十尺



右天水張家祖武公端坐形攢其案初出一將軍子孫皆以文顯十人陞朝出裹節鍼車城方面富無與比土星而秀是龍有木星爲之疏通穿心閒陞後有御屏爲之倚靠兩手執印前有貴人爲之朝應四水交會此所以雖土星而文秀也初出將軍應形穴也家富鮮饑土星厚也火星前沙七星作穴此爲最吉

發揮曰土星富厚如此可想其富若無水星與御屏不可望貴前沙貴人更有煞換過府無疑初出將軍點兵山之應也專城方面亦以有軍也氣象故爾如此渾厚豈可不鑿十八尺淺則不足當龍氣也此卷固論五星形穴尺度及五星格局亦可開人心目尺度雖是一定自然之數通變區處存乎其人子微固有

不執一之說矣大槩自然之數是則通變之數亦是
變宜二者並行而不許可也土星穴多是火生起祖
始能以文鳴貴顯爲有火故土益厚用近穴始有秀
星造化以全其美如此地近穴特起木星穿心開障
御外帶雙印貴土星所能變出此等造化耶所惜不
見全龍耳若非碌碌則又未免胎息其所出之人守
錢虧矣何能以文顯故土星出人多庸濶以無大造
化所遇頑也

刑殺論隨卷第二十三

弟子啓云問刑殺直射爲刑橫拖殺

有尖射入穴者爲刑尖石橫也無所收拾者爲殺
直生石尖射向穴此是刑星要細察出人凶礪不可犯積惡常
被外人殺保州周塘周氏祖全身官曜官自發不合前失射入
來科第出人奴隸殺秀中有凶宜其然
宜其出得子孫爲官暴虐爲吏卒所殺此刑星之應

凶雖仕宦亦好殺

全身帶秀後生出人爲官食祿當面有刑後雖出人仕宦亦
有凶很暴虐之人不可諫誨爲桀夫所殺也
好殺終須被殺身此等星辰皆自伐關羽張飛皆好憤武星生

出好兒孫只緣墳前山尖射縱領萬軍禍不分
閻張領萬軍自有殺戮合當分了凶禍然刑殺禍害終歸已也
鎗刀橫拖過穴前收拾不得我無權殺得逃軍并刦賊害了別
人禍相延

凶殺出於穴前穴中看見而收拾不得譬如殺得逃軍刦賊
縱恣無禮既害他人不可止遏終復延禍又我是爲殺之害
此是殺星要廻避不可縱恣任後先若還尖射順水走打刦在
外離鄉原若還順流只過穴亦主徒配居軍前

順水走者一向飛出不住順流過穴者只是衝過穴去順出
者主打刦禍敗仍離鄉原居住出外鄉打刦過穴者雖輕於
隨水出者然亦主徒配離鄉居住若本身好者或因此立功
致富大貴人也

利州郝家葬其母正爲尖出隨水去生出子孫凶且惡離鄉打
刦辱其祖祖爲太守孫作賊官法滅門留孩乳孩乳長成復打
刦欲報父讐非其所一朝全家再被戮掘盡墳墓極辛苦
其初祖爲太守因葬此墳生出子孫打刦遭禍敗官司盡法
盡情殺盡骨肉只留得一箇小孩兒及其長成依前打刦要
報父讐及遭殃禍殺戮官司以爲其家祖墳出凶人併掘其
墳墓盡敗之而後已

太原王家葬其父有一尖石過穴去當來不作西向收却貪秀
山趨來去致使曜星反成殺兒孫被事遭人侮因此不平誤殺
人配出他州去居住竟無面目敢歸鄉因此發憤習武舉後從
遠面立奇功取得封侯及父母正緣前面山本好元是曜星當
處所不合作向不收拾生得禍來皆自取秀氣還從秀結裹大

禍之中富貴聚

曜星本是吉星見識不明爲俗眼所誤反貪遠外秀筆棄去近曜使之無所歸宿自招凶禍元來是秀氣所鍾雖一時見禍而禍敗之中富貴亦聚於此最宜審之也

若還當來看此曜貴在面前膺福壽舍近取遠兩尖失禍近貴遠爭幾許

取近曜則發福近而終無禍舍近曜而取遠山則先禍而後見貴曜山近而秀山遠近曜先見效吉凶不同最宜審處之而後可也

若還走出作水口太加攔截不是走此山穴中定不見縱見發福亦甚厚更有羅星帶北辰將相王侯昌其後

順水出而逆水住住而兩岸尖射交加攔截此乃水口秀曜

反爲大苦穴中多不見者以其在下手也若是吉水之地又
加穴前亦主富貴不爲凶殺也

泰州李家有祖墳十丈人如箕張而奔纔到水口齊截住反爲我
用護我門出入登科大富貴觀此禍福便可分成州金家去水
城八條鎗刀當面起恰似大牙相交互亦出兒孫皆及第

如此類皆吉不可以爲凶

此言尖山辦刑殺水城刑殺亦有訣直射穴前亦是刑水穿兩
脇皆爲殺假如朝水當心來時師只道朝水發不知直水破明
堂以是非宜禍暗當況是朝水直對穴直水人家遭禍傷破敗
活計人早夭福少禍多當審量淮西徐家塋其母朝水當心正
其所術人以道水來朝斷定出人貴且富不及十年人口死享
年不過四十五活計破蕩幾不存急遷向水不顧後來發福

別生人

屋內別生出發福之人也

富貴雙全從此取

引此以證朝水當穴正射者爲刑不可向去也

水穿右脇及左脇此是大殺如被刦穿左定殺長子亡穿右從教少子絕更招刦賊入人家刦去家財主遭殺

水穿穴傍脇下者乃爲殺不在穴傍者非

壽州田家祖父墳平岡出龍田裏分分來又作平岡穴左右關鎖無風門不合小溪分石澗穿出右脇仍倒坤男兒折肢婦氣疾家計退落少兒孫

其地坐申庚向寅甲水從丑艮方流經從丙午方轉反巳巽穿右脇穿坤位出申庚山本不宜流長生坤既穿脇而出其

又可知巽水又爲祿存丑艮乃破軍文曲庚本屬申位則爲水伏吟矣出人少亡多病折肢損目不吉也

滑州西田劉家祖好龍好火人共取加有文星及秀星更有魁星相應副但緣左山是假合水從右脇穿出去山坐已巽穿丙位本是食狼吉星地不合在濁不在外雖在吉方終不利

大抵穿濁之水既爲刑殺雖吉方亦凶也

若逢兩脇凹斷地不與主峰接龍氣明堂山水流此行亦是神殺請君認

言他山之龍相合爲就身龍虎者若明堂內流注此出亦爲殺也

若逢腰裏水來朝衝入明堂流斷腰亦名橫帶殺刑入出人夭折貧困愁

水橫從龍虎腰中出爲殺若是直來是證帶刑皆不吉者也
若還有路帶山水亦是掃殺禍不消

有路行斷而雨水之時水隨路出亦爲不吉有水流是腰斷殺

況是龍虎本忌此名爲龍虎先折腰有路無水龍尚可水若流
斷多憂愁

不必大水常流但是遇雨水流即是流斷只是路橫過水歸
兩邊龍脉不斷亦名折腰路謂有凶也

定州張家有一地左腸斷路不接氣

青龍假令不連氣脉

明堂山水遇雨流長子少上新婦死活計水消財不住皆緣此
殺爲之弊又有大原附案白虎斷腰不合氣朝水衝來半腰

出常出少亡無家計又主刦賊被姦淫橫逆重重莫廻避又有
鳳翔李家墳青龍連脈半腰分却被行路踏斷絕水隨路出龍
氣分

龍脈不連被水分斷

橫遭刦賊姦妻女兒弟不和屋被焚大抵山水帶刑殺此凶應
是不堪聞若曉三刑與六殺此是神仙大法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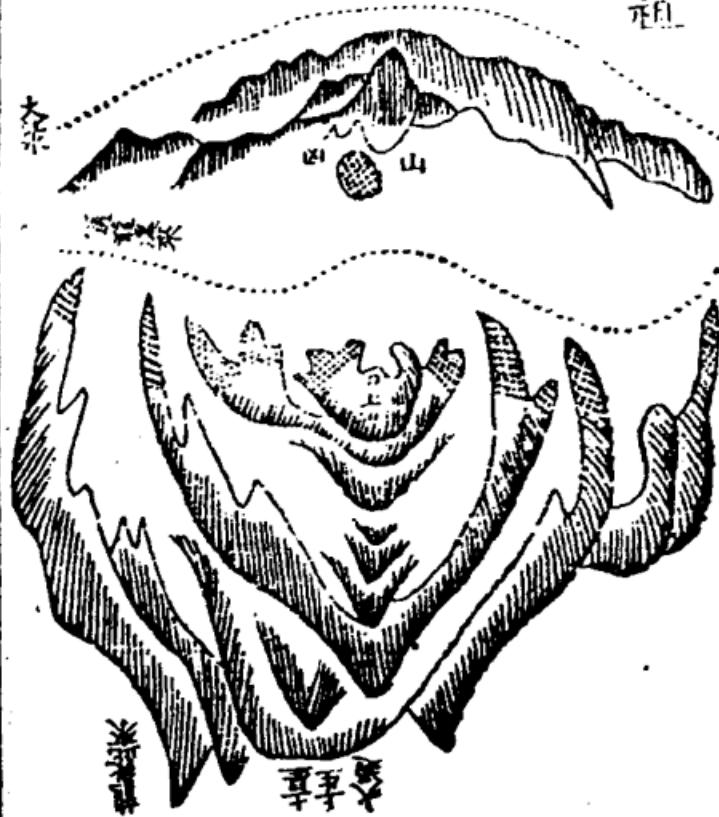
直衝山水及前面左右橫斜爲三刑兩脇大水殺及兩脇小
水殺兩脇腰斷爲六殺此風水大忌雖有善地好穴不堪作
用者也

發揮曰刑殺利害前卷已述出論之詳矣今後因門人之間
總爲一卷又以已驗之圖證之瞭然在目得之於目悟之於
心固無待親見子微也經云保州周塘周氏祖全身官曜官

自發不合前夫射入來科第出人奴隸殺劉注云出得子孫爲官舉廣爲吏卒所殺此不必爲吏卒只爲奴隸所殺耳經下文又云凶雖仕宦亦好殺好殺終漁被殺身此等星辰皆自伐却是指彼在官之人所殺也經云若逢兩脇凹斷地不與主峰接龍氣明堂山水流此行是亦神殺賢請記劉註云言他山之龍相合爲龍虎者此非指池山假合爲龍虎者上文言兩脇凹斷止是言本身龍虎兩脇凹斷水流過者故曰明堂山水流此行若他山龍脉來此假合則水未有不流斷者縱無田水必有山水遠從此去豈得不流斷劉注非是嘗從凹字上用意經云若逢腰裏水來流衝入明堂流斷腰亦名橫帶但以刑入出人夭折困貧愁劉註云丸是直來亦是刑殺此不更泥直來者爲刑之既盡水自龍虎腰中衝入

來此固是殺非直射之刑殺自腰衝入已在穴前雖名爲殺亦是帶刑經意不過如此劉注凡是直來之說非是然亦非水直來而射入明堂乃不爲刑即穴中所見縱是直來亦不及覩豈可更問元來橫吉也經云定州張家有一地左脇斷路不接氣劉注云青龍偃合不連氣脉經說本自分明况復有圖可證所謂左脇斷路乃是行路所斷耳高山行路積累歲月踏成深巷者尤多至如平岡尤易踏斷便是不接氣豈不謂之假命耶以此見傳授非真命者必多誤謬以劉君博洽如此猶且未認本指況他人乎山水刑殺皆有凶禍山見禍遲水見禍速不可不謹

刑殺圖
保州周氏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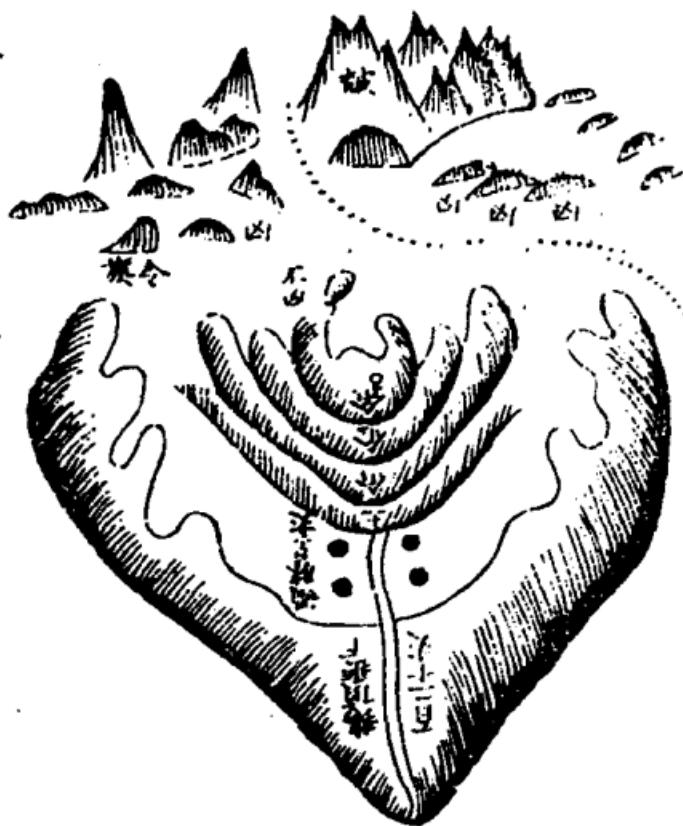
右保州周氏祖飛鳳霞翼形全身秀曜出人高科登第爲人多燥急更不能容忍交際多矜誇頗事陵忽馭下少恩爲奴隸所殺乃索山尖曜射火右畔一石如提頭左畔一山如人相拽其凶之應在此如水口尖曜飛出截水此大吉無凶其他不照穴及本身橫斜尖石皆是秀氣無所畏忌惟朱雀之尖真刑星也

發揮曰火星行龍雖有一土星間之而土星坐峰即生出火復見火旺穿心開障火星穿出五六峰磊磊層疊如幢節天梯蟬聯走下此龍法中峻急之龍也加以火星大旺故出人燥急矜誇無委蛇謙抑之意亦龍氣使然加以前沙朱雀伸喙刑星直射彼此感乃故有下人害上之變若無朱雀一破則貴秀不可

當也躁急淺慢本非修身之道爲人若此愈責則愈
驕愈高則愈危過不出於下人亦足以上速諫謳雖
風水孕育有以成召然君子存心養性操修踐履則
不當以風水論非謂風水之說不然蓋君子小人不
同當有以自處也

補註云朱雀帶刑射火其朱雀屬在奴僕宮故經有
奴隸所殺之文

關羽祖山刑



右關羽祖武公俠劍形旗鼓案金星行龍穿土而駐故有

金曜特起金星開障運厚就爲總護龍脉垂下鵝頭一百二十餘丈乃至平地又起脉線五十餘丈與鵝頂相聯屬四石夾輔真爲奇特金星主武故主英雄可惜當面正案便是旗山是破碎貴人若先秀貴之峰然後見此或移在偏倚乃吉如此則止曰旗山不曰破碎貴人也前沙左右尖射向穴前此則功名不令終之應也是爲刑星帶殺不可不察遇此切不宜犯

發揮曰固有旗山當面然內無貴人峰則當面者反爲破碎貴人與其有此貴人不若索性無此移在榜側斯指謂之旗山兩障先有貴人當之貴人之外見此雖當面亦謂之旗山而不謂之破碎貴人矣左右諸山雖有情向穴而首尖射所以凶而不吉射穴爲

刑橫過爲殺雖不過穴左右橫射故雖是刑殺又且
帶殺也

張飛祖

出東城



右朱雀祖玉蝦形海螺案金星主武而旗鼓拽脚爲出軍之狀以蝦形應樂言之則近矣海螺也以旗鼓隊伍言之則無矣案也如刺荷斬頭等山此將軍自行之事以施諸軍令者也况有貴人降主之此固無害但旗脚拽斜向穴水城直衝入口皆形殺却爲自己之害故不克令終他則無破也

發輝曰此地之所不足者有四其一就身龍虎石尖生不妙凶穴中盡見其二水來直衝其三貴人無帷幕其四石尖橫斜射穴是刑殺兩兼如刺荷斬頭雖是貴人主之前沙見之亦所不宜縱使構丘方面或持節秉麾斬砍目是以應之安知他日子孫不見此禍邪假如龍山盡秀吉星未宜迴避矧此地只有一

貴人耳恐難憑藉切宜戒之此地本身力量非細龍虎石尖若諸星皆吉亦當作吉曜檢點但此地前沙皆有凶惟有一貴人不足倚仗也水城最凶旗鼓次之擇地者所宜精審直撞最傷人即此是鑑

利州郝家祖

凶殺



右郝氏葬母宿老云當時地仙下此地唱作螺公有螺形

魚羅案形亦似矣如不吉何尖一石峰欹側旗身破碎順水
飛走皆爲賊旗隨小者爲離鄉打劫兇此龍未曾胎息故
起尖峰側趨向前云土水際左右分兩石尖龍脉從中而出
順水行三里許方回顧逆轉又行三十里中間凡六斷退
卸始有落傳變造化又約十里許乃出木星穴爲大貴
之地此特龍行度開峽虛花假穴之不吉者正緣龍之正
身老而未退如蛇未蛻如人未孕不見秀處前尖石山所
謂推棺入水之類是也然亦只是護龍之山正龍乃是土
山上戴石者亦是順水尖殺側旗趨出宜其離鄉打劫覆
宗絕嗣

發揮曰龍非正龍穴非的穴固不必論若只見在言
之近穴傳入全無正脉落穴又如斷臂人形强名曰

螺終非融結如破碎城旗順水神殺金星爻而火星
案生尅亦且不順水城飛走龍不足道左畔一穴乃
正龍脚耳却是換氣走馬之格且無神殺惟大城水
返然相去尚遠故能小康與郝氏穴大不同矣於此
可見凶吉之應

太原王家祖

山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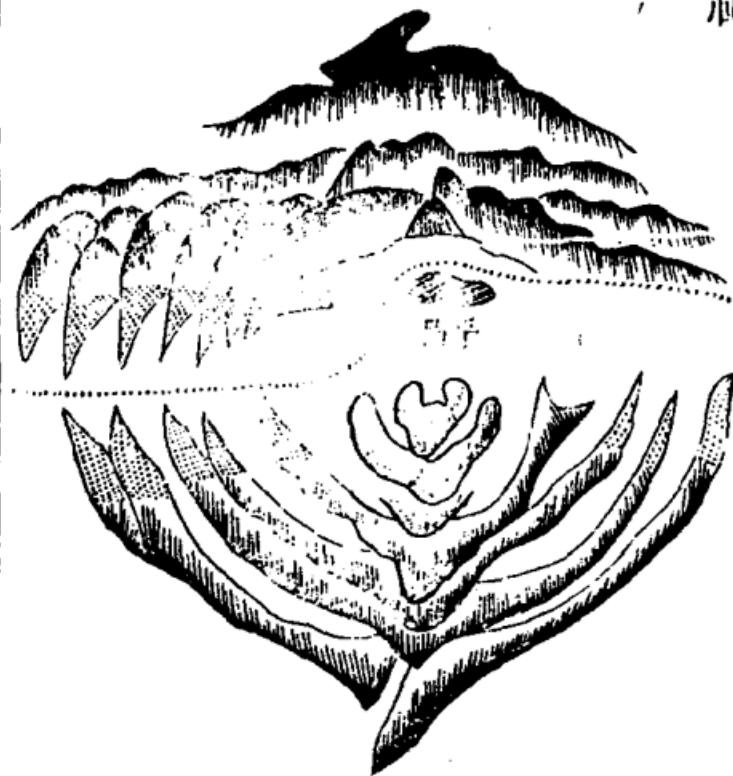
右太原王氏祖伏虎形橫鎗案王氏不知其形不據其案
乃作丁未向含慕秀峰則所謂橫鎗乃過穴爲順水殺正

如逃軍刦賊不能收拾令以紀律又放縱爲害也李氏後葬作丙午向則所謂橫鎗乃是近案伏虎之形王氏所貪秀峰適與左畔秀峰分歸兩畔左右停當中間惟一水星貴人坐於玉樓臺殿之下是甚次第後來李氏子孫典郡時王氏子孫多決配相去只隔一手禍福差殊如是定穴決向者可不審之與

發揮曰平岡少有虎形此平岡之隆起者可作伏虎形斯收拾得橫鎗案不然亦無歸宿大凡刑殺二者刑不當穴爲朝殺常穴爲應一湏迴避一湏收拾二者取用不同稍失避就爲凶刑同定穴之法以得近案爲佳不必貪泥遠峯有殺則以收拾神殺爲急如欲迴避除非穴中不見若猶可見與未迴避等耳不如不避收而用之斯可矣

泰州李氏祖

吉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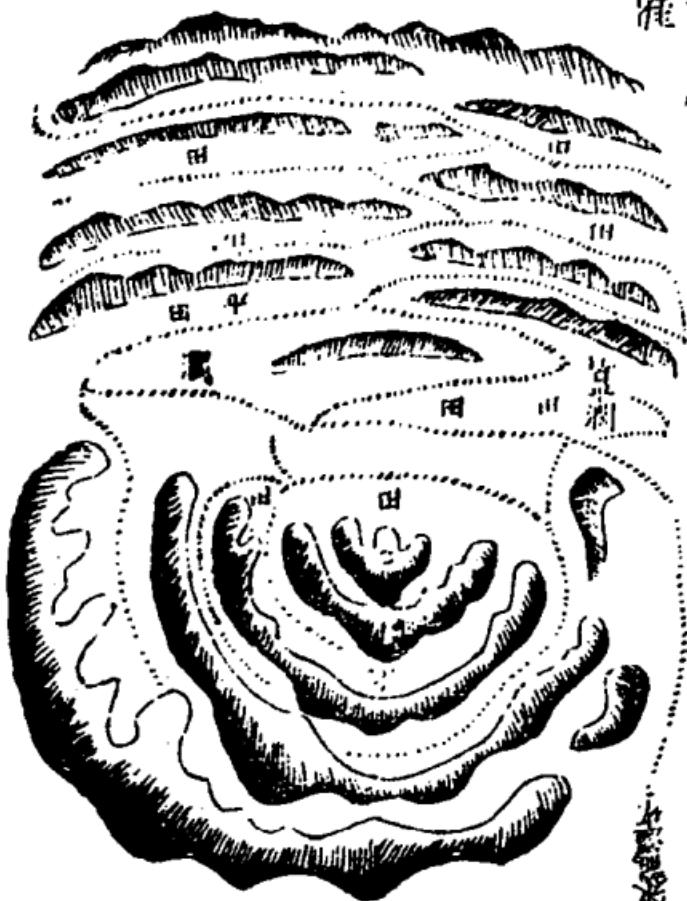
右李氏祖仙人端坐形橫琴案出人高科登第官至五府亦有人授武職位至殿前太尉及節度使此地全身秀曜造化無缺水城水口皆吉至如水口十尖犬牙交錯此最難得千百中不見一二如此格則吉而不凶矣又不可例以尖射爲疑

發揮曰龍造化中火星出曜以土隔火火又生土土又生木木傳入穴此文應也前案琴案是爲一字文星木水相間而後出外陽火星貴人水口皆火星出曜子牙交互此亦文應也龍有旗山曜如刀鎗此武應也前沙有山如兜鍪左畔外陽金星磊磊如攢兵此亦武應也故富貴之中文武俱全而致位俱顯况節節穿心開障出曜非尋常之地也予徵出此圖以證刑殺曜

星吉凶之別

成州金氏祖

吉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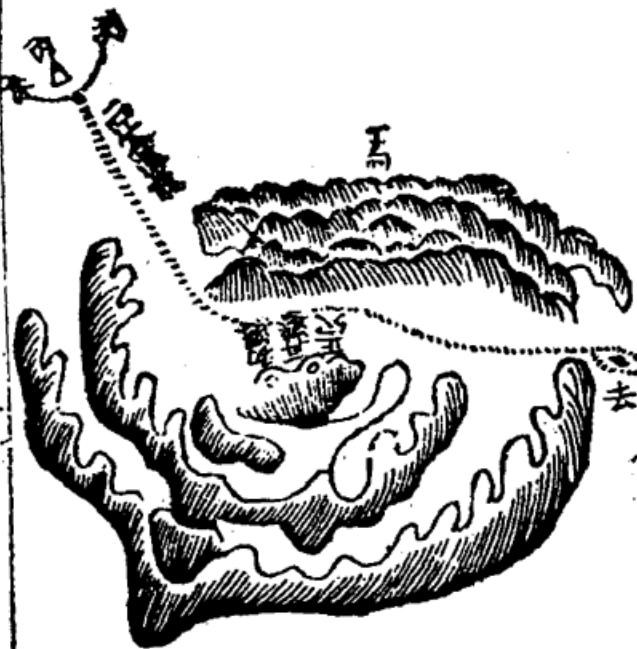
右金氏祖將軍形文鎗余城眉近案下右鼻觀穴出人登
第陞朝不過府以龍土圭而星偏入故也猶陞朝者蓋星出
脚正水城以去水爲上當因面也謂不可嫌去尖射父橫而
不相射欄水屈曲則萬物之謂此如貴人端坐矛戟劍刀護
衛於前各執其器不敢妄系亂惟尊兄森嚴難犯不見其爲
凶暴也何以異此宜其谷子有富貴歷年不替

發揮因此地所論當在元人以收拾橫曜之法如此
大體沿岸九八更始相交互攔水屈曲不相射皆止於
穴前而不過穴則吉害曜而非凶殺也外陽秀峰縹
渺橫列內陽近案武眉文星皆主文章貴顯水星行
龍變傳金星復逢正蓋閼慢星辰一
水土丙旺所不足者蓋主受昧不
一節不正亦無孚既爲益星乃變

富貴取驗處而受脈有偏故異於尋常龍節也太虛
溪兩水交會龍爲奇特雖不過府又何憾焉

淮西徐氏祖

水刑



右徐氏塋母墳天葩形堆果案初遷左臂一穴貪朝水也雙江合流來朝水外一峰端然故俗慕之遂作丙向殊不知水陽也地陰也兩江合流直瀉入懷渺然一穴其何以堪故遷後家敗人夭後識者告之以向水之禍亟遷右臂正穴舍水向山水云於前堂局齊整與前穴曾然不同也木星行龍造化無缺天葩文星六代出人登科富貴雙全三十年之間禍福異應乃左右臂之間耳可不審哉

發揮曰水星行龍近化無缺謂有土也天葩文星故主登科貴在木星苗在前沙與水口前穴不同未聞穴中不禁直朝之水自是堂局被衝破下手懶散不齊故丙位不如丁向而不獨水刑之凶也刑破明堂所以退敗直衝射穴始損人丁正穴既枕龍脉件件齊

整宜其禍福相輔天淵審穴之難如此

壽州田氏祖
水刑殺



右田氏祖坐申庚向寅印故老云地仙遷此地時唱作瓜藤龍

氣形水底藤水爲祖先生十年後來果是十年生貴子啓
卦不卦命而死自後家計退落大婦男女不享高年皆氣疾
終困吁地非不往也次一誤諺禍陷天淵以余審之當作背水
穴坐巽也而向乾亥則神藏殺沒其形當爲魚袋形積善
案前而內外明堂局面真正山水之情主出人高科登第仍
出神童官窖家富祖田氏所選小刑直射脇殺傍衝大不
侔矣可惜未遇知音姑爲明此以後後賢也

發揮曰此水如田家所向殺重刑輕然水曲不擗兩山
夾來直湊穴下是亦刑也而口爲穿牆之殺凶孰其舊
而術能出一貴秀之人者蓋天本吉出人者龍氣也
以遷後十年而後生此人則水未到凶處且以二十年
登第則葬已三十年矣况未必二十歲登第則水至
凶處故不及拜命而刑殺之禍誠可畏哉子微所言之

穴可謂盡善盡美以為此格思過半矣

渭州劉家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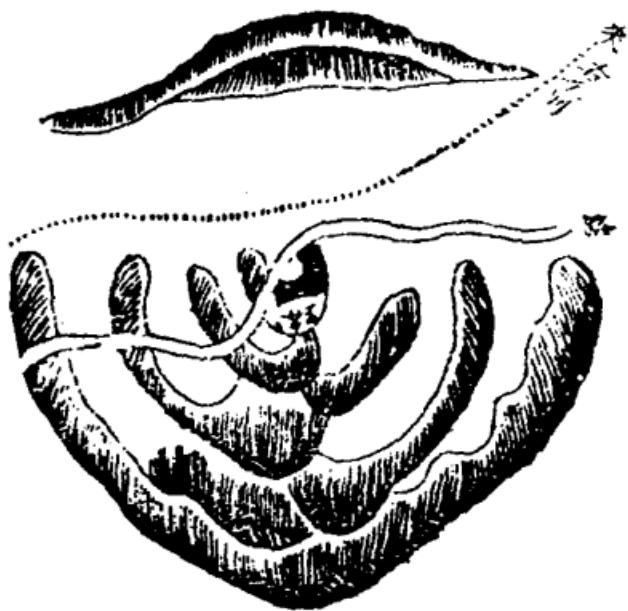
水殺



右劉氏祖穴作黃龍吐珠形掣電水垂雨案但惜穴向未
是水穿訓脇為殺如前朝之水却不可謂刑第穴左全無
蔽捍水穿而割皆主退敗死亡正與田氏所墓異形而同
禍此地本是火星起祖穿落土星生水變土星生木凡二
十四節不呈秀峰三重大穿心開障餘皆蜈蚣脚又變平
岡土星落田亦土星穿變火星傳倒地木星石曜蓋火星
氣脉通貫故有此曜傳為木竇之穴此龍此穴既秀且貴
既貴且富胡為劉氏之應驗邪吁定穴之不審也吁以余
審之似當作背水穴其形仍當作黃龍吐珠形前朝五雷
案掣電水劉氏坐巽已向乾亥正穴當坐庚申向寅甲地
與人緣法未合能遷此者狀元登第過府大拜姑明此以
俟後賢

發揮曰水穿逼左右脇則爲殺座空剝背不爲殺
何也蓋不以水爲朝則以爲衝今天下多有背水者
水在後則爲纏護又有力焉穿左刺右則皆自面前
而入如見凶賊持刀直割吾脇又如持刃穿入吾屋
安得不凶在後則爲築城溝池又如背水立陣足以
依憑非刺割者比矣却湏水外有山爲穴之應無山
則爲坐空雖有水無益也若居平原曠野四環皆無
山峰而背水無山只要水外田坪有護衛之意此却
不必泥應峰也平野與山鄉不同不可執一耳

定州張家祖
路殺水刑



右張氏祖本非吉龍奴龍後穴水從右來斜衝穴前更無委蛇之形此右刑之水也左手湊山腳無路可通人行穴中從左脇踏年久陷深爲平巷大雨則水流此行此左殺路也水帶刑路帶殺何從而吉識者望而棄之暗者或焉故有此以爲戒

發揮曰按經云三刑以中心直射左右斜衝皆謂之刑故曰三刑山尖水城皆然第水從左右入者有二若委蛇曲折無直衝之勢者吉水若直來舂撞如飛斜箭者凶水也如此圖則凶矣路斷左右臂者亦有一若穴在脇上路在脇下而又水不得過或是平岡行路不覺者雖無害也若乳長脇深路出穴上或與穴相對而又歲久成巷水流得過者雖吉地亦

凶矣如此圖真殺也經斷所謂奴龍假穴更兼刑殺惡
得無禍地固無取刑殺尤爲可警故曰存此以爲戒云
余嘗謂好地自然無此正緣是奴龍假穴所以有此

太原隋家祖

水殺帶刑



右隋氏祖此亦奴龍也爲大地十里外關截水口而人以遷苑豈不誤謬水來麻弊左刑穿穴爲直刑穿胸爲右殺山多抱肩澑恣探頭窺覦招賊納澑家敗人天凶莫甚焉發揮曰經斷箭簡而盡他不足論

鳳翔李家祖
水刑帶殺



右李家祖輩亂之龍淫慾之穴刑殺之水鑽懷之阜橫殺之略欲獲福不亦難乎

發揮曰龍有天道空帶者出於穴橫過者本無害今龍旣非端吉而路又凶則青龍流水得過則無用矣水流直爲刑去直爲殺如田尖之類皆帶殺鑽懷則外白虎所帶是也此本葬地而有圖以示斷所以教詔後人因見格轍耳

王肅真經卷第二十三終

方向論髓第二十四

風水論向其說長二十四向分陰陽陰陽之說差可行仍與衆說不相防

不相防守

譬如人身分刻漏鼻息出入皆有常鳴蹲居左陰時右定如符契可斟量

人身鼻息遇陽時則從左出陰時則從右出以此觀之向分陰陽方如時之陰陽確然定說與衆說較雜者不同

凡作定穴先定向審處決擇要精詳南方爲上東方次西又次之此非良若足風寒不能及更有高秀山外陽縱作北向亦不宜其怕風寒多遠涼

此光分四向之書也

四方既立知去就又以八向明大綱

乾坤艮震巽離坎兌八向。上丙爲離未申屬坤。庚申屬兌。亥屬乾。壬癸屬坎。丑寅屬艮。甲乙屬震。巳屬巽。此八大向可以大綱舉之耳。至於細微則在二十四向之中定去取。

二十四向別精細各分十二配陰陽

十二向爲法。艮卯巽巳丙午未酉酉辛亥丑是也。十二向爲陽。乾壬壬子寅甲乙辰午坤申戌是也。

陰陽既定分吉凶。又以五行相紀綱。五行即是五星說。又以山形論其詳。

山形五星山形是也。

五行先以十干論。諸家辭說或繁。唐

十干五行如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即其五行也諸家五行之說皆謬先賢所謂城鑾經誤人是也今先以十干之五行定其綱又以十二支之五行綯之則五行無妄說矣據此爲定勿有變遷則禍福自驗矣更將生尅論賓主何必外求能乖張

假如丙山作壬向即爲水火相射而水尅火不可用若山形是木星出穴雖是水生木然木畏多寒亦不可用若金星出穴則勝於木星若可用也若是壬山作丙向即是本身水克火乃可用若更山形相生左爲盡善此方向之精微全在活法斟酌之

五行却自有收旺更看水勢爲低昂或宜向上或向下或向中間宜平洋

水急則其向宜趨上水慢則其向宜趨下水平緩則宜取中
此又參之以水向也

或是田原者田面平正處是中尖

若前面田地陡澗或田塉散亂則擇田址平處是中尖之穴
也

或是前山端立面不容舍去誠相當

若欲作某向而朝山不對如曜星當面捨之而不爲收拾反
生凶禍又當斟酌其位以收拾失之不爲本山之害
參以數者定向位萬不失一法甚良世言雙向說更異當取正
向方爲貴十二支神是正向兩傍皆是偏隅位

假如子方正是卯向卽壬是亥子之間兩隅地癸是子丑之
間兩隅地世言子丑之間方是正子者非也蓋古人以十干

及四卦參之者乃正以識兩辰之間反以兩辰之間爲正則謬矣矣

假如針是天然理分明正指子午地如何不穿子癸間如何不止于丁地但觀此理是天然可見兩辰非達理

以子午針明之最明白也

假如舊槩指兩向施皆有敗無全理蓋緣兩向有陰陽陰與陽雜即非美

假如子癸向午丁子癸午乃是陽而丁是陰即爲凶矣陽山陰向陰山陽向若相宜而不相克亦無防但陰陽交雜即能令苑分雜竹爛地風吹破也既不安豈能福及生人
勸君莫作雙向墓誤盡生人并後世更令亡魂不得安自是可憐當避忌吾今教此可推詳禍福所關君切記

中間子午針與今說異故言針當指子午爲是也

發揮曰古人方向之論其說不一子微破諸家之異同專以陰陽分動定二十四向大抵不欲陰陽駁雜所主者一而不二然中間却有當畧審辨處蓋子微立論初未嘗差後人參考未遂即成差耳以劉君博通古今詳備諸家地理之書觀所註猶有牴牾况後學不究地理深奧傳信於紙上聽命於訓釋能無誤乎覽者切宜精詳而後有得經云南方爲上東方次西方又次北非良此論四向之優劣耳非尚東南而黜西北也且如世間仙蹟貴地北向者甚多又如辰戌丑未四向世俗聞者畏之而貴地多用四向豈可不認子微之深旨而遂謂北向不足用故下文云若凡風寒不能及更有高秀山外陽縱作北向亦無害只怕

風寒多淒涼以此觀之子微所慮者既龍穴不真地非
地則亡靈徒受風寒之害而子孫亦受冷退之禍若龍首
穴的山回水會則雖云向比自然風藏氣聚神藏無沒又
何畏乎北向此所以只怕風寒多淒涼也經云五行先以
十干論諸家僻說成荒唐術家大五行前賢多有破之者
范越鳳學子微者也故情爲戒蠻經然術家用之益罕世
俗論之益篤卒使前賢之說遂爲虛語苟也正緣前賢雖
破其說而陰陽推擇年月起例以始後人則人雖然之而
無以易之耳子微嘗論年月而有缺文豈得之者斬其傳
而不以全示人邪識者誠究其畧可推其詳總括其言亦
可得其凡例信而行之子微不吾欺也否則山家五行誠
爲舛謬必有智者而後其說定經云更將生冠論賓主何

必外求徒乖張子微所論生乾只是五行生乾但劉註雖
許致遠恐深要不必如此拘執說果爾是無可遷之地矣
如論山形生乾亦是論星辰一說蓋山有八面正視之爲
火側視之或爲土皆視之或爲木爲水爲金故特是一說
耳若龍真矣的只得取用無緣悉參合此通變之論也
劉註所忌水火相財以類推之皆有此理不可謂無第不
可泥耳下文以水勢定向此却是正論亘古窮今所不能
易又以前山端正不容捨去唯星尖射要有收拾亦是妙
訣善於用地者首取諸此雙向以陰陽駁雜則能處分體
壞而世人多因雙向此蓋術人遷就假如世人惡辰戌則
遷就之曰兼用丁乙辰辰巽兼用辛戌戌乾以入俗而俗人
又從而喜之曰兼用則無害矣蓋雙向非盡不可用用之

未必皆分屍但用單向則只論生尅造化用雙向則又論陰陽之雜不雜十二支爲正位八干四卦爲空位既向兩辰之間如丙午丁未午未是正向了是兩辰之間辰巳兼午未之氣又作午子或未坤則雜乎雜者也子微故不欲用所宜首察嘗見人有用甲寅向造宅者僅得六七年即見家道兄弟矛盾蓋甲爲陽寅爲陰陰陽不合故應驗如此如作己巽丁未庚酉卯甲乙辰坤中則純陰純陽未必皆有分屍之禍但心既不安不若專向子微端不我欺也唐昌才云方位不向本一說耳古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者非如後人之泥方向蓋欲土美水平字吉墳安而已又從而上之者謹之至也然後世之人每論方向不知其說則有禍亦或者古人消害之書未備故用之豈以謀之後世如智者占步推詳其術益備故用之有驗所不足取者

又有傳會增益訛泥拘誦。以其文益繁而其術益賊。勢使之然也。蘇霖曰：「方向吉凶，誠有此理。但拘泥則不可。只當論大綱。龍吉穴正自然，神藏殺沒天造地設必有所以然。循有不足，大地貴穴亦無十全。執泥則必棄好地。所謂拘其細而棄其大也。」陸象山云：地理之要只是察山與水而已。初非難見。夫成就之處，水必回土必壅，水必平草木必暢。茂人煙必團聚，神殺必轉動。山之原缺高水之委缺深如是，則吉。地土薄而瘠，水峻而急，草木凋零，人煙稀少，神殺不應，如此則爲凶地，不得知者而後知也。又云：若夫掩五行拘方位，決水路泥川，日爲殷丘畫墁之說，則又非予所知也。余以諸家參之，又有得失，多流於拘泥，故標此二說附于卷末，識者詳味，自當有所得云耳。